

14

官商勾结

风 语

55



○作者 徐向林

不久，张鹏程的电话就打来了，他用雄浑磁性的嗓音温柔地说：“婉馨，生日快乐！你在哪儿？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”

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！关婉馨真的忘了，几天前她还记得的，还撒娇要刘远征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，岂料，今天关婉馨忙着来看房，把这事儿忘了，而令她生气的是刘远征竟也忘了！幸亏还有张鹏程记得。

关婉馨告诉张鹏程，她现在湖边别墅，希望他尽快过来。张鹏程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到那儿去了？”关婉馨本想实话实说，但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：“我一个同学买下的房子，他在美国做生意，买这房子只当投资，平常就把钥匙交给我，让我没事来看看门。”

张鹏程没再追问，或许他完全相信了关婉馨的话，或许认为没有追问的必要，他答应立即开车过来。

门铃响时，关婉馨的心“怦怦”直跳，她一跃下床，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到楼下开了门。张鹏程把怀里抱着的一大束“蓝色妖姬”往关婉馨手里一放：“生日快乐！”

他又从西服袋里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只耀眼的钻戒，比刘远征送给她的大多了！

她的结婚钻戒戴在无名指上，张鹏程则给她往上戴，看着张鹏程认真的样子，关婉馨的眼睛突然红了，感叹道：“鹏程，要是我的手上只有一只钻戒，由你给我戴在无名指上多好啊……”

张鹏程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，她是真的爱上自己了，女人一旦爱上男人，总想得到婚姻的保障，可他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的态势，如果因婚姻而闹起轩然大波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因

此，尽管他对关婉馨爱得很深，但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。他故意转移了话题，拉着关婉馨在别墅里转了一圈，一边转一边感叹：“住这儿真是太舒服了。”

两人从下午一直亲热到晚上，为了不让人打搅，他们俩都把手机关了。晚上，他们还搞了一场烛光晚宴。分手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，关婉馨想起了与邱小可的约定，故意轻描淡写地说：“鹏程，我有一个表哥想请你吃顿饭，你赏个光吧！”

“你表哥？谁啊？”张鹏程机警地问。

当关婉馨说出邱小可的名字时，张鹏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：“你老实说，这别墅是不是邱小可给你的？”

关婉馨心虚地低下了头：“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俩约会方便呀！你住的青州宾馆是个敏感地带，以前咱俩没这层关系时，我到你那儿给你做理疗，是工作需要，心里很坦然。自从咱俩好上了，每次往你那儿走甚至经过青州宾馆门口，都觉得心里发虚，好像有千百双眼睛盯着我似的，使我如芒在背。”

听了她的一番话，张鹏程久久没有言语，直到一根烟抽完了，他才把烟头往烟缸里狠狠一按，而后对关婉馨说：“婉馨，我郑重地跟你说，今天的事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下次千万不要先斩后奏，权力能将人推向巅峰，也会把人扔到谷底。现在省委正在考查我，将来要接班市委书记，现在风头紧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”

在得到张鹏程的首肯后，关婉馨立即给邱小可打了电话。邱小可倒也机灵，趁热打铁，第二天就主动约了张鹏程，果然，有了关婉馨的“枕头风”，张鹏程没有推辞。

邱小可用的酒是路易十六，一瓶价格8000多元，刚喝下去没感觉，可劲儿特别大，张鹏程显然不胜酒力，一瓶路易十六下肚，他很快就觉得身体发飘。邱小可久经战场，抓住战机，打破了刚开始时的拘谨，套起了热络，张鹏程在酒精的作用下与他称兄道弟，邱小可很容易就套出了想要地块的标底，并且张鹏程还肯定地说：“你们凯歌公司竞标，我一定帮忙！”

果然，凯歌公司在竞标中一路胜出，夺得了地块。几天后，邱小可又打电话约关婉馨，他喜气洋洋地对着话筒说：“那块地我拿到了，多谢你呀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要送你一辆红色宝马车，你现在就到我公司来取吧！”

其实，他送关婉馨宝马车并非就此地块感谢关婉馨，而是他通过此事认识到了关婉馨的分量！

事已至此，陆所长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安抚惊慌悲痛的一家人，那就是让他们在电话中跟陈家鸽“相见”。于是，陆所长将他们一家人带到渝字楼，给陈家鸽拨通了电话。

在电话里听到陈家鸽响亮而又欢快的声音，一家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，纷纷露出了笑脸。话筒送到惠子手里，掉了，因为她的手抖得像筛糠似的。最后，她不得不用两只手紧紧地捧着才解决问题，样子看上去有点滑稽，但你绝不会笑，而是想哭。

“家鸽，是你吗……真的是你吗……家鸽，我不是在做梦吧……呜呜，家鸽，我好想你呀……”

那一声声真切的呼唤，把在场人都感染得热泪盈眶。

陆所长也看不下去了，干脆把脸转向一边，假装看窗外的风景。

杜先生造访美国大使馆，就萨根向日本方面出卖中国机密、导致中国平民遇害一事提出严正交涉。

代理大使职务的密特先生召来萨根询问，但狡猾的萨根死不认账。

密特于是派武官去萨根那里进行秘密搜查，一下子查到了萨根用来与日方联系的电台。他来到萨根住处，继续盘问萨根。

萨根哪知道有人已经搜查过他的房间。他通晓美国法律，也摸透了上司想做绅士的脾气，心想只要自己死不认账，他一个参赞，手无予夺生杀之权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所以，密特先生进屋后那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并没吓倒他，他一直昂着头，笑吟吟地迎着密特先生的目光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——哈哈，上司先生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别在那里装模作样了！

密特先生装作没有看见萨根的表情，环顾了一下室内，叹着气说：“萨根先生，论年龄你是我的兄长，论资历你是前辈，说实话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，我不想跟你撕破脸皮……”萨根立刻打断他的话：“年轻的上司，什么实话假话，如果你还要继续昨天的话题，对不起，我不欢迎你造访我的私人居所。”

密特先生冷笑两声，再次将目光投射到密室的盖板处。萨根似乎铁了心，昂着头说：“哪怕是面对总统阁下，我也只有一句话——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！”

密特先生摇着头嘲讽道：“我想总统先生恐怕是没兴趣听一个有辱国家荣誉的败类狡辩的。”

萨根勃然大怒，瞪着密特先生说：“谁是败类？你就算不信任我，也应该遵循我们伟大而公正的美利坚法律！在我们的法律里，证据才是上帝，你以谎言作证，我无法容忍你一再诬蔑我！”



○作者 麦家

“诬蔑？”密特先生又是一阵冷笑。

“是的，我的荣誉已经受到你的严重侵犯与诬蔑！在我没有下定决心告你诽谤之前，请你离开。”

密特先生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萨根先生，这里不是好莱坞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你口口声声跟我谈荣誉，如果你心里尚有美国的荣誉，就不会勾结日本人！”说着便拉萨根走到屏风后，指着那块盖板，厉声喝道：“我不想与你争执，你要证据是不是？那好，把你的地下室打开吧，我隔着厚厚的地板，已经看到你的罪证，是一个铁家伙，会发出滴嗒滴嗒的响声，是不是？”

仿佛一脚踏入阴曹地府，萨根顿时像被抽干了血的僵尸，脸色突然变得异常苍白，站在那里动弹不得，想说话但嘴巴又张不开，像被那块“遮羞布”封住了。

密特先生看着对方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不敢打开吗？”

萨根一阵慌乱，继而回过神儿来，硬着脖子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我的私人领地，我没有义务和兴趣让你一睹为快，除非你拿来搜查证。”

密特先生既厌恶又鄙夷地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没有搜查证，不能进去查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是看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荣誉上，不想逼你太甚，也不想让中国人笑话我们出了一个为日本人效劳的败类！”

他随后吐纳一口气，目光像刀子一样刺向萨根，“我虽无权搜查你的房间，但有权限撤你的职！”说着，他掏出大使的授权电报，指着萨根的鼻尖骂道：“老实跟你说，我知道你这屋里有电台，不是我缴不了它，而是我想给你个机会。”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人看
洛阳手机报